

宗教信仰與統治諸州之間的平衡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宗教改革使統治諸州分裂。蘇黎世、伯爾尼、巴塞爾和沙夫豪森改信新教（歸正宗），格拉魯斯成為兩教派混居之州，而盧塞恩、烏里、施維茨、翁特瓦爾登、楚格、弗里堡和索洛圖恩則仍信奉天主教。1531年第二次卡佩爾戰爭之後，1531年11月20日的《第二次國內和約》（Landfrieden）對共同領地的宗教問題作出了有利於天主教一方的規定：它允許社區和個人迴歸舊信仰，卻沒有賦予新教徒同樣的權利。¹在意大利語區諸轄地，統治諸州中的天主教多數，加上當地居民對天主教的忠誠，確保了宗教改革未能紮根。洛迦諾規模不大的新教社區於1555年依邦聯議會的決定被驅逐，這一事件在B.I章中有詳細論述，B.II章則追溯其在蘇黎世絲綢業和銀行業歷史中的後續影響。

對諸轄地的治理而言，教派分裂產生了持久的影響。新教州任命新教徒擔任 *landfogti*（總督），由他們在 *sindacato*（巡察會議）天主教多數的監督下治理天主教臣民。每一項任命都會被審視其教派含義，而每一宗涉及教會的司法或教會糾紛都可能演變為統治諸州之間的爭端。臣民們學會了利用這些分歧。對某位新教 *landfogto* 心懷不滿的社區可以向天主教州申訴，反之亦然。自1560年起擔任米蘭大主教的卡洛·博羅梅奧（Carlo Borromeo）對提契諾諸轄地給予了特別關注。他以大主教身份視察其本總教區內的堂區，而在科莫教區的堂區則以教宗視察員的身份行事，因為科莫

教區直至 1751 年仍隸屬阿奎萊亞教省，不在其都主教權限之內。他的視察，以及他於 1579 年在米蘭創辦、用以培養瑞士神職人員的 Collegio Elvetico（瑞士學院），強化了諸轄地的天主教認同，以及米蘭總教區和科莫教區對這些轄地的影響（B.III 章）。²

1 萊文蒂納與三州轄地

萊文蒂納值得單獨論述，因為其地位在法律上和實踐中都有所不同。1480 年的和約確認了該河谷的地方法規和地方機構，萊文蒂納保留了相當程度的自治：它構成一個統一的河谷公社，下分八個 *vicinanze*（鄰里社區），其共同事務由每年召開的全體議會以及一個擁有廣泛行政和司法權力的議事會處理。其軍事分遣隊按各 *vicinanze* 分攤，經常在阿爾卑斯山以南的戰役中與烏里人並肩作戰；通過馱畜運輸（*someggiatura*），河谷的農民分享了聖哥達通道的收入。當地人自視為烏里的小夥伴，享有自己的權利，這種看法並非毫無根據。³ 這種自我認知解釋了 1755 年起義何以如此激烈——下文將對此加以討論——當時烏里試圖在該河谷推行新的監護規則。

貝林佐納、里維耶拉和布倫尼奧是共同轄地中面積最小、最貧窮的。貝林佐納是一個有著可觀過境貿易的集鎮，其市民於 1500 年自願歸順，並期望自己的特權得到尊重。里維耶拉和布倫尼奧是農業河谷，有著季節性外出謀生的深厚傳統，尤其是栗子小販、巧克力師傅和煙囪清掃工（A.III 章）。在這三個轄地中，三個統治州以兩年為一週期輪流擔任 *landfogto* 一職，其代表每年開會受理上訴、審計賬目，形同十二州 *sindacato* 的縮小版。⁴

常見誤解。人們常說提契諾曾作為瑞士人的“殖民地”受到統治。這個詞準確反映了政治權利的缺失以及通過司法攫取收入的情況，但它錯誤地描述了法律結構。諸轄地是中世紀領土國家傳統中的一種領主權利共管體：統治者承襲了米蘭公爵的權利，確認了地

方法規和特權，並將公社治理、地方稅收和公地管理留給當地居民。那裡既沒有殖民者定居，也沒有土地轉讓，更沒有有利於統治諸州的系統性經濟政策。由此形成的秩序是一種遙遠而分散的領主統治，帶有這種形態所特有的種種不公。⁵

2 註釋

1. Hans Ulrich Bächtold, “Landfriedensbünde”, 載 HLS, 2014 年 11 月 20 日版本, <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09807/2014-11-20/>; Peyer, Verfassungsgeschichte (見上文)。
2. Pablo Crivelli, “Borromeo, Carlo”, 載 DSS, 2021 年 8 月 27 日版本, <https://hls-dhs-dss.ch/it/articles/010211/2021-08-27/> (德文: <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10211/2021-08-27/>) , 關於其對處於米蘭教會管轄之下的提契諾諸轄地的關注以及 1579 年創辦 Collegio Elvetico; Marco Jorio, “Aquileia”, 載 DSS, 2001 年 8 月 2 日版本, <https://hls-dhs-dss.ch/it/articles/006950/> , 關於 607 年至 1751 年間阿奎萊亞對科莫教區的都主教管轄權。他作為教宗巡視員在科莫教區各堂區中的作用, 見第 B.III 章。
3. Mario Fransioli 與 Tiziano Locarnini, “Leventina”, 載 DSS, 2017 年 3 月 14 日版本, <https://hls-dhs-dss.ch/it/articles/008543/2017-03-14/> (關於 1480 年對地方法規和地方機構的確認、八個 vicinanze、年度全體議會和議事會、阿爾卑斯山以南戰役中的軍事分遣隊, 以及作為農民副業的 someggiatura) 。另見 Ceschi, Nel labirinto delle valli (見上文) 。
4. Chiesi 與 Crivelli, “Bellinzona (pieve, baliaggio, distretto)” (見上文), 關於由三州輪流任命、任期兩年的 commissario (專員); Chiesi, “Riviera (baliaggio, distretto)” (見上文) 。

宗教信仰與統治諸州之間的平衡

5. 此處的法律定性依據 André Holenstein， “Baliaggi comuni”，載 DSS，2021 年 9 月 21 日版本，<https://hls-dhs-dss.ch/it/articles/009817/>（landfogti 行使低級和高級刑事司法權、軍事指揮權、對地方行政的監督權以及對領主收入和權利的管理權），以及 Peyer，Verfassungsgeschichte（見上文）；關於對地方法規和地方機構的確認，見 Fransioli 與 Locarnini， “Leventina”（見上文）；關於公社自治，見 Noah Businger， “Why is Ticino part of Switzerland?”，瑞士國家博物館博客，2024 年 2 月，<https://blog.nationalmuseum.ch/en/2024/02/why-is-ticino-part-of-switzerland/>（ “When ruled by the Confederacy, each commune had been self-governing to a large extent”）。

僅供一般參考。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狀況。

網上版本：hk.helveticaregister.com/lugano-confession-and-the-balance-of-the-ruling-cantons